

外语论丛

黑龙江省外语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集

黑龙江省外语学会

1982

前 言

黑龙江省外语学会1981年年会收到论文51篇。为了向广大会员汇报这次年会的成果，鼓励会员从事语言和教学研究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我省外语界的学术水平，并同其他省市兄弟学会交流，常务理事会决定选出部分论文出版。

本文集具体编辑工作由刘耀武、俞约法二同志担任。

黑龙江省外语学会

1981年12月

目 录

普通语言学

1. 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刘耀武 (1)
2. 布拉格学派简介.....金 晔 (15)
3. 生成语法的诞生与发展.....候 方 (28)
4. 句法和语义.....宁春岩 (53)

应用语言学

1. 对外语教学法这门科学若干特点的初步认识
.....陈楚祥, 俞约法 (66)
2. 重评直接法四题.....俞约法 (82)

翻译理论

1. 俄语修句格及其翻译.....郝建恒 (131)
2. 试论翻译准确性的标准.....王忠亮 (142)

俄语教学与研究

1. 俄语形容词的多义现象.....李锡胤 (158)

2. 现代俄语词汇发展的某些特点……………王 醒 (167)
3. 俄语教学中运用交际性原则经验
点滴……………李永澄 (181)
4. 俄语中汉语口音的表现……………王宪荣 (196)

英语教学与研究

1. 《英语基本词用法辞典》及其他……………张茂林 (215)
2. 略论英、法语中的拉丁词……………兰铁年 (226)
3. 科技英语简单陈述的语序与强调……………赵振才 (237)
4. 英语隐喻和换喻的语义剖析……………王爵鸾 (264)

日语教学与研究

1. 日语句节在句法学中的地位……………刘耀武 (282)
2. 日语汉字读音对应关系研究……………冯玉明 (296)
3. 日语语音中的两个问题……………白继忠 (324)
4. 日语科技文章中的长句翻译……………麻然秋 (334)

公共外语教学

1. 浅谈公共英语教学中的考核及
“托福”……………朱维举 (348)
2. 工科院校公共英语教学如何加
强阅读训练……………刘昌义 (378)

中小学外语教学

- 1 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俄语教学大纲中的

- 几个问题.....陆德林 (366)
2. 中学外语课是工具课.....钱芳蒂 (378)

其 他

1. 为两条语法术语正名.....刘以焕 (386)

〔附录〕

- I 1981年年会情况简介..... (397)
- II 本届年会论文一览..... (399)
- III 学会本届常务理事名单..... (400)

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

刘耀武

索绪尔不单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因为他从柏拉图到洪堡特，或者在他们以后，曾经深入地思考过语言哲学这一研究对象。如果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语言学从哲学家们手中夺取了语言哲学，当然有些过分，而且是不确切的。然而如果说语言学家与哲学家关于语言哲学进行过论争，恐怕也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比较语法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全面地吸收了此种语言哲学，并且进行了加工和利用。这里所说的语言哲学指的就是自亚里斯多德以来传到欧洲的各种观念。而索绪尔对这些旧的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并充作自己的语言哲学的基础。因此、我们说索绪尔的思想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众所周知，索绪尔的思想来自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涂尔干（1858—1917）的思想。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来自塔尔多的思想。除此而外，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和法国哲学家昆第亚克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本文是提交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的论文。

二

涂尔干的哪些思想影响到索绪尔了呢？首先是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成了索绪尔的方法论基础。涂尔干认为、社会的基础是集体的心理体系，是把个人的心理机械地联系起来的结果。索绪尔语言就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此种理解上面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在解决每个语言学问题时，他的观点中大都存在着心理主义，而且此种心理主义起着重要作用。

索绪尔给语言下定义时说：“……语言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①显然，索绪尔把语言和言语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从涂尔干把社会看作机械地联系起来的个人说话的总和这一观点得来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反映在社会心里中的个人说话的总和。其次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他主张抛弃历史主义原则，提倡语言材料的静态研究。这和涂尔干的基本思想即不依靠历史来把语言研究变成“科学”的研究是一脉相通的。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诸原则”一书，尽管在原理和结论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依然被认为是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书之所以重要，因为他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社会学可以脱离人类学与心理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涂尔干为了概括地叙述这门科学，曾经企图仿效物理学研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4页。

究的物 (things),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加以研究。而索绪尔在寻求语言的研究方法上面,就找到了这种不用历史研究,而用静态研究的方法。涂尔干在给社会事实下定义时说:“因为社会事实使外部约束及于个人,不管是否是固有性质还是所有行为……〔其主要特点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是普遍的东西。”因此,我们从涂尔干的上述观点中看出,社会事实和个人心理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前者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对个人具有约束力。大家在批判涂尔干的观点时指出,他毫无必要从社会事实中引出一个“物”来。因此,他在“社会方法的标准”一书第二版序言中对“不必要的具体化”这一批判不得不进行自我辩护。凡是批判涂尔干把社会事实称做“物”的人,都有一种“物”究竟是什么?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

其实,涂尔干认为“物”是一种感觉,它和思维及观念不同。对他来说,“物”包含着没有从经验、观察、实验中取得的资料。是难以想象的各种知识的对象。

不难看出,这里涂尔干是把知识的对象看做“物”了。他对此种“物”的观点是:“那是没把“物”放在实在的一定的序列之中,对物采取了一种心理的态度。也就是说,想在对其性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来研究“物”。他又说:“那绝不是以记述有关实在的本质为目的,而是以后才取得的。其定义的唯一作用是,确立与其他事物的接触。并非根据它来说明“物”,只是付予以后说明的基础”。

涂尔干一面抨击批判他的人,一面指出社会事实不过是我们的构造物这种观点所产生的结果的一部分。

那末,此种社会事实所具有的“外部约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无社会约束是对是否是真正的社会事实的

一种检验。当我们顺应和同意“社会事实”时，即使有此种约束，但也只能感到微乎其微的一点点。

涂尔干说：“所有教育，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不能自发地达到目的的。很明显，需要强制，经过不断努力，才能达到目的。逐渐地感觉不到约束，这种慢慢地产生一种不需要此种约束的习惯和内部的倾向。”

如何把此种观点应用于语言研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语言，我们作为个人来使用它，这完全是另外一种“物”。因为它是其他说话人教给我们的原封未动的东西，不是我们创造的。语言是社会的事实，因为它是整个共同体都用的。对说话人也有约束。显然，此种约束是一种特殊的東西，其理由是：①如果想用此种语言传达思想，就不能选用其他语言，②它是通过教育硬教给我们的。但是一旦学会以后，就会感到没有任何约束了。此外，社会约束的特点，不是根据某种分子排列的严密性，而是根据某种事例，即某一社会的威信。

不难看出，语言和社会事实相同，对于每个说话人的语言给予最小的注意时，才能进行最好的研究。看来，可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即表现社会事实时，离开个人事实越彻底，则社会事实表现得越客观。如果我们看看索绪尔对语言结构的研究所做出的各种贡献，就会明白涂尔干的这些观点给他以多么深刻的影响。但是绝不能认为索绪尔经常把涂尔干的社会学概念翻译成语言学的用语。应该说，涂尔干的研究在语言研究方面给索绪尔以模式和刺激。

在谈到语言、言语、言语活动时，他把语言看作“物”，即能够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他对此种对象并不进行史的研究，而是根据涂尔干的原理进行静态研究。涂尔干认为只有

从离开个人表现而独立的方面来考虑社会的事实时，才能进行科学的研究。

索绪尔在谈到语言的个人表现时，所使用的用语是言语。他认为，这和涂尔干的个人心理要素是一样的。

此外，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东西，所以不是社会事实，而言语活动因含有社会的和个人的两方面的要素，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事实，只有语言才是社会事实，而且是整个共同体普遍的东西。并且对说话人个人有约束力，这和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是一样的。

三

我们认为，在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有两点；第一是索绪尔的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e）。此种社会学主义是他在和涂尔干的交往中形成的。那么这两位学者或者朋友，是否有过直接接触或者成为好友了呢？应该说、他们是同代人，还不能算做好友。大家知道，索绪尔是1857年到1913年，而涂尔干是1858年到1917年。但是涂尔干并不象索绪尔那样早熟。涂尔干于1897年才到波尔多大学任教。他那部引人注目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诸原则》是1895年出版的。然而，此时索绪尔已经回到日内瓦大学。涂尔干代替索尔本讲课乃是1902年以后的事。而且在《诸原则》中很少指出作为社会现象的言语活动。在该书第一章“什么是社会现象”中只谈到“表达我的思想所用的符号体系。”而在1906年以后，第二版序言中才指出此点。在1903年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社会学与社会诸科学”中企图把所有各种社会科学都包括在社会学之中，但他指出言语活动

是一种社会机构属于社会学。但还不能说此种说法对索绪尔的社会学主义的产生有直接影响。涂尔干的影响是通过索绪尔的学生，经常通信的梅耶传给索绪尔的。梅耶自己就说他是涂尔干派。梅耶于1906年在法兰西学院讲课，虽然不能说他是社会学的创始者，但是可以从中看到他的社会学思想。同年在涂尔干编辑出版的“社会学年报”上梅耶发表长篇论文“词的意义如何变化？”，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论述了社会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他在这里把涂尔干列为第一名。梅耶写道：“语言〔……〕完全是根据涂尔干下的定义。语言是脱离操该语言的每个人而独立存在的。尽管除了这些人的总体之外，没有任何现实性。但是根据其普遍性，而存在于各个人之外。其证据是这些个人中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语言。

〔……〕涂尔干正是根据这种脱离个人的外部性、强制性来规定社会现象的。这一点在语言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因此，我们说索绪尔是知道1893年以来流传的涂尔干的观点的。其实这一时期社会学主义还很模糊。而在语言学中这种社会学主义也很不完善。应该说，在语言学分析上有机地结合着的社会学主义至少应该说是在惠特尼以后才开始流行。索绪尔在来比锡时期读过惠特尼的著作。拉斯金已于1876年把1875年于伦敦出版的《语言的产生及其成长》一书译成了德语。

索绪尔从自己的大学校长阿多利安·纳维尔的著作中发现了涂尔干的思想。纳维尔于1901年出版《科学的新分类》一书，他在这里接触了符号学。此外，此书中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的定义占据主要地位。维尔纳写道：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特征是强制。〔……〕语言本身的发展也是以此种强制为前提的。”

那末索绪尔的社会学主义是什么呢？一方面，他反复强

调“语言是社会现象。”（见“教程”21页），并断言说语言具有社会的性质。他谈到“语言这种社会现象，”（见“教程”20页），“语言造成社会的结合”（见“教程”30页），“作用于语言的各种社会力量”（见“教程”113页等等。还谈到“语言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见“教程”31页）。

语言是“社会的各种力量的产物”（见“教程”108页），“在任何时候、同表面看来相反，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见“教程”112页），“它的社会性质是它内在的特性之一”（见112页）。索绪尔的上述这些论点都带有涂尔干的色彩。然而，他所说的“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乃是惠特尼的用语。大家知道，涂尔干在其“诸原则”一书中非常慎重地使用了“制度”一词，但有若干保留。此外，索绪尔还强调说：“语言并不是在任何一点上都“与其他制度相同的社会制度”（见“教程”26页），语言虽然是一种社会制度，但是有几个特点使它和政治、法律等其他制度不同“（见“教程”33页）语言一这点超出了其他任何考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把它“跟其他制度作任何比较。”（见“教程”107页）。

那末，语言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异何在呢？按索绪尔的意见，这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见“教程”106页），与此相反，“别的人文制度——习惯、法律等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事物的自然关系为基础的。”（见“教程”119页）。从这些区别来看，索绪尔的社会学主义是脱离同代语言学家们的学说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此种社会学主义，不管是来自惠特尼也好，也不管是来自涂尔干也好，总之、

是该时代的产物。我们发现，和涂尔干相呼应的地方，至少在“教程”中还可以找到一处。索绪尔说：“任何社会规律都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是命令性的，又是一般性的。”（见“教程”130页）。然而，在同一个地方他又自问道：“语言规律能符合这个定义吗？”他一面承认“同时性规律〔……〕是由集体习惯的强制，强加给个人的”，这样意味深长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二是索绪尔的心理主义。从这一点来看，它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心理学已经完全上升到社会学，特别是上升到先进的社会科学的地位。各种科学虽有正确性的大小之分，对其他科学起着提供理论模式的作用这一点，语言学在保罗的《语言史的原理》这一青年语法学派的研究成果语言学提要中被确认下来，而且被接受了。关于此点，几乎所有的同代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索绪尔是一个心理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认为人在思考的时候，脑子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根据哲学和内观而得知的。以此来说明语言的各种现象。他还说：“语言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与听觉形象”。

（见“教程”98页）。因此，他说：“一定的概念在头脑中引起与之相对应的听觉形象，（见“教程”21页）。此外。还说什么“因此语言符号是心理的实体。”（见“教程”99页）。然而、除了在时代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心理主义之外，索绪尔的心理主义还表现在其他的观点之中。譬如他认为：“言语活动有个人的方面、〔此外也有社会的方面，缺少哪个方面都不成。〕（见“教程”第21页）因此他认为语言现象与言语现象是对立的。他说：“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

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见“教程”37页）。在一些索绪尔研究者中间许多人认为、把语言与言语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来自塔尔多，特别是来自塔尔多的“模倣法则”一书（1890年）。德洛塞乌斯基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他在1933年写道：“索绪尔对于涂尔干与塔尔多之间的哲学论争我很感兴趣。”（见“心理学新报”中“涂尔干与索绪尔”一文（1933年）。他在1957年第八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提到过这则消息的来源。

其次是索绪尔在其学说的形成上曾受到前人的本质的影响，往往人们都不注意此点。这就是他向语言学中引进了数学。戈得尔感叹地说：“索绪尔热中于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各种问题。但在“教程”中反映的很不够。然而，在“原始资料”中他曾明确提出可用四项比例的公式来表示若干语言学的现象。他在1911年向来波多·戈德说道：“我觉得现在的语言学有些类似几何学的体系”（见“原始资料”30页）、此外、他还说：“对于语言学的各种观念来说，没有单纯的公式，或者说不可能有。其公式或者是代数的，或者是没有。”（见“原始资料”49页）。他接着又说：“言语活动的量及其量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本特性常常可以由数学的公式表现出来。”（见“原始资料”44页）。而在“教程”中与此相似的表述只有一处。即“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代数，只不过是它的项复杂一些而已。”（“教程”168页）、他的此种观点以及由此引出的方法早在1878年的“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已经出现。索绪尔在此书中把他未知的印欧语的一个音素用代数来证明它必然存在。其根据是要说明该语音以后的状态必须对该音素与周围

其他音素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索绪尔于1878年发现了与神秘的A有关的喉音，我们在其“原始系统”中已看到数学的四项比例的提示。

索绪尔根据古代逻辑学理论认为语言符号具有契约性质。因而把语言学的各种问题说成是逻辑的，数学的问题。他一向认为经常成问题的是，人们希望语言学、逻辑学、数学的结合。除此而外，应该指出索绪尔是如何在语言学方面企图超过涂尔干的模式。他说：“语言学上的问题首先是符号学上的问题。”（见“教程”34页）这里的意思是必须研究符号学制度的特殊性。只研究一般包括符号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是不够的。实际上索绪尔的语言是涂尔干所说的社会的产物。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教授说：梅耶在理论方面因为他曾受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塔尔多、勒本等人的影响，虽然对于科学的世界观，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和语言历史及人民历史间的关系方面有着许多不正确的理解。但是他的有些有关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著作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①他还说：“大家知道，梅耶的社会观点是拿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塔尔多，勒本等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学说做基础的，对历史主义常有许多歪曲的理解”^②我们从上述两书中并未找到具体的影响所在，因此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我们还发现Э·克塞留（Э·Косериу）说：“其次是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这一概念能否成为某种理论体系的可靠的基础呢？有人认为不能。其理由是这一概念是一种纯粹诡辩的

①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30页。

② 岑麒祥、“普通语言学”40页。

体系。^③而 В. дорошевский 强调指出索绪尔的“语言”概念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дорошевский写道：“实际上他的学说是以非语言的哲学概念为依据的”。^④接着又说：“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是互相联系着的。给语言学以深刻影响的索绪尔学说的力量是由于它利用了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领域中的概念。”^⑤至于能否把涂尔干的概念称为真正的“哲学”的概念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涂尔干本人作为一个典型的实证主义者宣称他的方法“是与一切哲学无关的”。^⑥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有两个主要特点：

①“社会事实”，对个人来说是“外部的”，也就是说。是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②“社会事实”是个人所必需的。第一个特点是主要的、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学的依据。那末，涂尔干在这里想说明什么呢？实际上他是想说：①一定的社会事实可以存在于组成该社会的人们诞生之前；②社会事实的存在可以不依赖于一定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人；③社会事实可以离开不属于该社会的个人而存在于社会之中，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涂尔干的错误也正在这里。实际上社会事实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开组成该社会的所有个人而存在的。

大家知道，尽管在索绪尔的“教程”中涂尔干的名字连一次也没有出现、但却采纳了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的学说，直到细节和说明。比如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存在于产生

③ В. Косерну “语言学中的新现象”第二集、159页

④ дорошевский 起初于1931年日内瓦语言学大会上的报告中，后于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⑤ 《Algunas observaoiones》第72—73页。

⑥ 《Las oeglas delmetodo sociologico》第237页。Madnid.1912。

它们的社会而非其部分之中，也就是说，不是存在于社会的成员之中”。并且认为，任何一个个人都不能完全表达社会的成果”。而索绪尔也认为，“语言只能完全地存在于大众之中”（见“教程”57页）。涂尔干认为社会现象是“个人以外的现象”，个人从“外面”来获得它。索绪尔：“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对个人来说是外部的东西。”（见“教程”58页）、他接着又说：“语言就其本质来说是社会的，是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看到巴利与薛施葛在注解中补充说：“对索绪尔来说，语言实际上是从别处得到的存储，是从外部得来的东西。”（见“教程”64页）。

涂尔干坚持说：“社会事实对个人有强制性”^①索绪尔则认为，语言是一种产物，个人消极地接受此种产物。并且语言强制个人接受，而个人本身既不能创造语言，又不能改变语言”。^②涂尔干说，集体思维“应该就其本身或单独进行研究”^③而索绪尔则说，语言应该就其本身或者单独研究”。^④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索绪尔是从语言的角度加以论述，而涂尔干是把社会学作为一门论述“集体观念”的科学，即看成是“社会心理学”。因而，索绪尔说，语言研究是“纯粹心理的。”^⑤而把语言学看成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是“集体意识”，而索绪尔在谈到同时语言学时（此种语言学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全部

① “Las reglas” 39—40页。

② “教程” 57—58页。

③ “Las reglas” 23页。

④ “教程” 364页。

⑤ “教程” 64页。